

北起自忠路,南至复兴中路,当中两百多米的小马路,是我上下班必经的淡水路。路名和这个地名一样带着淡淡的文艺气息,念起来有软糯的回响。我熟悉淡水路的四季和晨昏,就像常去的那家点心店,总给我期待之中的味道。

淡水路始建于清末,历史悠久,这里的住宅很多都是历史保护建筑,每走十几米就能看见墙上挂着一块优秀历史建筑或者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比如,淡水路214弄——建于1928年的丰裕里,是经典的上海石库门建筑,诗人艾青、画家陶冷月都曾在这里居住过。对面的西成里、慈寿里和庆阳里并肩排开,也是同时期的石库门住宅,经过前几年“修旧如旧”的保护性修复,大门口的牌楼恢复了些许往日的光彩。施工那阵子,人行道上搭着脚手架,我小心翼翼地从工人们身边经过,看见他们拿着精细的工具,像美院的学生雕琢石膏塑像一般,细致地打磨清水外墙的每一块砖、每一条缝。

和修复老建筑的工匠一样,爱护着这里一砖一木的还有生活在里面的居民们。虽说是老式里弄,但街道整体还是整洁干净的。疫情以来,每条巷子门口都摆着消毒用品、测温仪器。没有自动门禁设备,便在大铁门中间架一根杆子,由专人手动控制着开开开关。还记得6月初,时隔两个多月不见,路两旁的梧桐树已经枝繁叶茂。我一抬头,望见对面二楼房间的窗口站着一位赤膊的爷叔,正出神地望着路上来来往往的人和

车。他一定在想:往常的热闹呵,终于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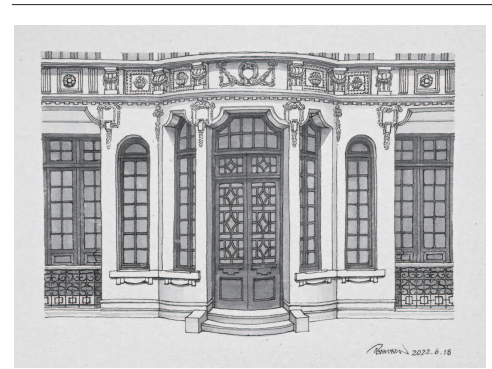
清早,老奶奶拄着拐杖走出来,坐在弄堂门口,和一旁小板凳上择鸡毛菜

的阿姨聊天。猫蹲在窗台,眯着眼看路边晒衣杆上的衣服晃晃悠悠。树荫下的家长里短把时光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白天的淡水路属于这里“原住民”的慢生活,而到了晚上,摇身一变,这里成了“XYZ世代”灯红酒绿的夜生活场。

淡水路的东边大部分是居民区,西边则聚集了十来家小酒吧、咖啡店和轻餐饮,每家都自带网红气质。那阵子,有创意的店主在围挡上画自家的店名、logo和大大的“外卖营业中”,几乎一夜之间,各种涂鸦画满了百余米的围挡,有小店Q版形象,有潮玩图案,也有鼓舞人心的话语。

傍晚时分,当我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赶着下班回家之时,这里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年轻潮流的健身达人、穿搭博主们,三三两两站在小店门前,拗造型、拍照和直播。擦肩而过的瞬间,也能感觉到个性张扬、青春无敌的氛围扑面而来。

无缘亲身体验淡水路的夜晚,或许有点遗憾,不过,我用白天的美食来安慰自己。这儿的每一间小店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和故事。快走到自忠路口,就会闻到一阵牛杂卤煮的浓郁香味,这间牛杂面馆的店招和装修都简单朴实,菜单上不过六七种选择,前年刚开的时候门庭冷落。每次路过,都能看见空荡荡的桌椅和云雾缭绕的蒸汽中厨师忙碌的身



老宅门·张园77号 陈 虹 绘

我自幼热爱文学,阴差阳错,当了一名外语教师。耄耋之年,独居清闲,不甘寂寞,开始尝试写作并投稿。几年来,倒也陆续在报端杂志发表了一些小文。某日,我突发奇想:年过八十,来日并不方长,何不将近年来发表及未曾发表的短文,整理成册,结集自费出书;一来权作送给自己83岁的礼物;二来赠送亲朋好友,感谢一路相伴;三来给后代留下一份小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想得兴起,便翻箱倒柜,着手整理。面对凌乱四散的手稿、剪报、照片、复印件,顿觉手足无措。我突然想

到,操作智能手机,我是小学生水平,电脑又是“文盲”,对于出书事务,更是一窍不通。印书必须找誊印社洽谈,而我高度近视,腿脚不便,一年多未出小区;轮椅、打的、陪护,对我来说,出门艰难。但此念既生,挥之不去,左思右想,决不言弃,遂向老同学天涯求助。他翻译、创作过好几本书,对于出书的整套流程,轻车熟路。

六十年未曾谋面的老同学听说我欲自费出书,对我倍加鼓励,鼎力相助,对书页尺寸、字体、字号,行距、内页和封套纸张、装订方式等均作了详细指导。又建议自己排版,构思封面设计方案,这样可以省

前一时期搜集战地服务队在奉贤抗战的史料时,获得了未见发表过的田汉写奉贤南桥的一首诗。诗云:“淡云微月嫩寒宵,千里来听乍浦潮,把酒持螯成怅惘,计程明日过南桥。”后注“中秋前数日,经乍浦至南桥,当时与张向华将军及沫若、夏衍豪饮之屋,已被炸毁……”汉。

其中“把酒持螯成怅惘”句,应指1937年10月初,郭沫若等的第二次访问南桥。淞沪抗战中,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司令部设在南桥,郭沫若、夏衍、田汉曾应总司令张发奎之邀,三次访问奉贤南桥,帮助第八集团军组建一支政工队伍——战地服务队。第一次为8月24日,郭沫若在8月26日、27日《救亡日报》上,发表《到浦东去来》一文,记叙这次南桥之行。第二次为10月初,了解战地服务队在战地安置和活动情况,与张发奎在司令部(今南桥天主堂神父楼)叙谈,夏衍写了通讯“始信人间有铁军——张向华(注:为张发奎的号)将军访问记”,田汉赋诗一首,和郭沫若与张发奎在司令部门前的合影一起发表在1937年10月6日《救亡日报》第一版。田汉诗曰:“把酒持螯咤战云,一时饮者尽输君,浦江两月波涛壮,始信人间有铁军。”并注“偕沫若、夏衍两兄访向华先生于军中,承以肥蟹香酒相饷,并纵谈抗战展望,写此壮之。汉”。第三次10月28日,三人参加了由战地服务队筹办的“奉贤军民抗战联欢大会”。

“过南桥”一诗未注明作于何年,查《田汉年谱》及《田汉文集》,均无相关记

影,不禁为他们担心。过了快一年,生意渐渐好起来了,店里不再再有厨师孤独的身影。好几次我吃完面走出来,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酒香不怕巷子深”,也要多亏那些默默坚守的日子,把困难的生意熬成了醇香的好酒。

淡水路复兴中路路口,原先是一个邮局,绿色大卡车不停地上下货物,每到网络购物节,包裹多得堆满人行道。去年,邮局搬走了,这里变成了一个“口袋公园”,春夏秋冬的色彩轮番登场。从淡水路走进去,经过一小段红砖小道,是开阔的公共绿地。人们坐在长椅上聊天,伴随着城市更新,这里也成了街坊邻居们“家门口的好去处”。

淡水路,一半是市井烟火,一半是小资情调,正是这座魔都的又一个缩影。不久前,黄浦区完成最后一个成片旧改地块签约,这意味着上海全面完成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淡水路上的西成里也开始了动迁,再过三五年,又是一番新面貌。无论是即将搬入新居的居民,还是扎根这片商圈的店家,对他们来说,未来依然可期。

下一笔钱。天涯又在高德地图上搜索我家附近的十几家誊印社,从中筛选出一家承接出书业务的小店。侄女热心帮我整理文稿、照片,远在海外留学的外孙女帮我电脑排版。待诸事

老妪出书记

高平华

完成,天涯嘱我,将出书的技术要求全部写在纸上,出示给誊印社业务员,让他们觉得你是内行,免得被他们“捉洋盘”。

数日后,我由邻居陪护,来到太原路上一家誊印小店。业务员小王看过我印书的技术数

据。后注中所讲的事,据查奉贤史籍,1938年9月18日,几艘满载日军的汽艇驶入南桥,数十名日军登岸后,一路鸣枪开炮,窜到十字街口,立即纵火焚烧,共烧毁包括当时南桥最高档的酒楼“南梁第一楼”在内的店铺和住房116间,屠杀商民4人,南桥最繁华的余庆桥头化为焦土。1938年中秋为10月8日,“中秋前数日”当为1938年10月初,正是日寇纵火后不久。去年今日,淞沪抗战正酣,而今年此日,却已山河易色、满目疮痍,怎不令人十分怅惘。

但查《田汉年谱》记载,1938年10月初,田汉正组织“平剧宣传队”及“抗敌演剧六队、九队”等文艺宣传团体,在湖南衡阳等地宣传演出,怎么可能到上海南桥来赋诗呢?田汉诗中有“千里来听乍浦潮”之句,当时上海已经沦陷,但日军尚未侵入租界,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尚在租界“孤岛”内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上海郊县敌后人民武装活动也风起云涌,田汉受组织派遣,赴上海执行任务,由衡阳到杭州、乍浦,途经南桥进入上海,也有这个可能。“千里来听乍浦潮”,从千里外湖南来到杭州、上海,这“潮”既是中秋钱塘江之潮,也是沪杭地区敌后斗争的抗日怒潮。

由此诗可见,田汉在1938年10月初又来过奉贤南桥,冒着生命危险,穿行于日占区内,此诗表达了田汉对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的悲愤心情,也反映了他“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进!”的斗士精神。

古人云:“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存在的本源是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在不懈追寻和探索的目标。存在即“度”,目标即“道”。

日月星辰,夏花秋叶,基于空间、时间、能量而存在,这是“度”。而人是基于“维度”而存在。人的“维度”首先是物理存在,但更重要的是对于生命、信仰和思想的“维度”。《资治通鉴》说:“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这是诠释人的“才德维度”。人们在追求和探索“度”的过程中悟“道”,即如何将内在的知、情、意、魂、灵糅合,如何平衡头脑与心灵。

听上海开放大学王伯军副校长的课“以科学武装头脑”和“以人文养护心灵”,领悟到的是对医者的能力和素质的“维度”解读。医者,从事的是一切中最高尚的职业。医者自身的“维度”应包括性格、龄感、量感、色感、线感、氛围、受众和行业等。行医,在患者面前的形象,包括性别、头型、五官和体型;给人的气质和性格感受,是活泼奔放还是安静恬淡,让人觉得年轻还是显老,气场强大还是较弱;面对患者群体的个性心理表露、人文关怀以及工作所处的专业等。其岗位使命、胜任能力、工作成果和团队适应的“职业维度”是必修课。

医者在实践中的“维度”各不相同,“道”亦不同。比如治疗被认为是绝症的癌症,“维度”越多,治愈的可能性更大,除了肿瘤外科学、肿瘤内科学、放射肿瘤学、免疫肿瘤学以外,也包括营养学、功能医学、系统医学、整合医学和中医学等。外科不能手术的,内科可以药物治疗;西医治不了的“绝症”,中医或许是能治的。医者不要过于约束自己,要有开阔的胸怀,接纳多学科团队的讨论意见。“百年修得同船渡”,诊治疾病需要多“维度”,这就是一种修“度”之“道”。

科学因存在而信;人文因信而存在。以科学武装头脑,涵盖乾坤;以人文养护心灵,截断流机。“度”世间,万物皆有“道”。

据,便不再多问,把我手机里的Word文稿输入电脑,同我并排坐在电脑屏幕前审稿。说实话我是第一次面对电脑文稿,外行充内行。小王一页页翻动,我目不转睛,快速浏览,发现问题,即时修改,竟然没有出洋相。小王聪明机灵,根据我的封面创意,在电脑上快速搜索图案,反复调整大小、色彩、位置,直到我满意为止。接着她又取来各色艺术卡纸纸样,供我选择。事毕结账,数码印刷40册书,共计1460元,仅占我预算的一半。小王给我一本样书,让我回家再次校对,约好傍晚再电话联系。归来已是午后,一番狼吞虎咽后,忙不迭认

今年夏天滚滚热浪中,许多人“宅”在家里,我则捧着汪曾祺的《人间草木》阅读起来。汪老在《夏天》里写吃西瓜的场景,让我颇感富有生活情趣。汪老写道:“西瓜以绳络悬于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短短数语,让夏日吃西瓜的画面一下子鲜活起来。

过去一到夏天,马路边、弄堂口就会冒出许多西瓜摊,不少摊主用油布、毛竹搭建瓜棚,也有的用四根竹子拉起一张硕大的防晒网。摊上有一张旧桌和几只小凳子、一只钞票箱和一只电子秤,桌上一片片切好的西瓜零卖,怕苍蝇叮,常会用玻璃罩子罩着。常挂有一块黑板,写着西瓜几钿一斤,还有“保熟”和“不保熟”的告示,“保熟”的西瓜切开后是生瓜可以调换的,而买到“不保熟”的西瓜只好自认倒霉了,但“不保熟”的西瓜价钿明显低于“保熟”西瓜。

毒辣辣的太阳底下,摊主晒得黝黑黝黑的,脖子上围着一一条黑不溜秋的毛巾,打着赤膊,穿着平角裤在瓜堆里帮人挑瓜。汗顺着脸颊流淌到颈项里,摊主用脏兮兮的手一抹,颈脖子上立马添上了几道泥印。即使小憩片刻,摊主也会扯着沙哑的喉咙,摇着蒲扇叫卖。顾客买好西瓜,很多时候摊主会用力挖开一只小三角,戳在刀尖上让人看是否熟瓜,也可尝味。剖出若是生瓜,摊主或以极低的价钿卖给顾客,或留着自己吃。

晚上,摊主守着摊,躺在竹榻上过夜,脚边点着一盘蚊香,时不时还要用蒲扇驱赶蚊子。我时常看见摊主半夜里还从批发市场踏来一黄鱼车的西瓜,车子周边用竹篱笆围着,西瓜堆得高高的。那些年,上海人吃的瓜多是南汇8424,这种西瓜圆形带条纹,红瓤瓜沙,很受弄堂人家的欢迎。

离我家较近的是秀水路长宁支路口的西瓜摊。我常见摊主的女儿坐在瓜摊上,小手用蒲扇无力地扇着。她爸爸忙时根本无暇顾及她,小女孩渴了想吃片西瓜,爸爸只给了她半只生西瓜,让她用调羹自己挖着吃,小女孩摇着头说不要吃。站在一旁的我琢磨着,应该是吃来吃去吃生瓜,倒胃口了。小女孩又嚷着要吃奶油雪糕,爸爸只从钞票箱拿出四分钱,让她去买棒冰吃,她只能拿着硬币,嘟哝着小嘴巴朝烟酒纸店走去。

我也常跟着父亲去瓜摊买瓜。父亲习惯性地用手指轻轻弹着瓜皮,一只只外表浑圆的解放瓜被弹得“咚咣咚”。也有穿着香芸衫、手拎菜篮的老太这只摸摸那只敲敲,细看藤蔓,辨识着西瓜的生熟。我也捧着西瓜,学着父亲的样子,用手指敲着。买好的西瓜经常由我抱着回家,一次,刚走出几步,“啪”的一声,西瓜掉在地上,碎裂了。父亲厉声斥责我,我一脸尴尬,摊主却走过来拾起地上的碎瓜,笑嘻嘻地对父亲说:“爷叔,依再挑只,碎瓜我切块卖。”我对摊主充满了感激之情。晚饭后,父亲将西瓜放到台子上,拿起菜刀,一刀下去,“扑”的一声,西瓜立即爆成了两半,接着一股浓郁的清香扑鼻而来。我向父亲要来菜刀,又把一半的西瓜切成了几片。瓜瓤是红红的起沙的,中间镶嵌着一些或黑或白的瓜籽,像是散落的珍珠,颗颗晶莹剔透。拿起一片西瓜,迫不及待地“啊呜”一口,甜极了。

到了80年代初,电视机渐渐在弄堂里普及,我常看到弄堂口,一边是堆得高高的西瓜,另一边是一只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前面坐满了人,有的颈项里围着一条毛巾,更有不少人打着赤膊。他们边看世界杯,边啃着西瓜。人群里时常会爆出一阵欢呼或一阵叹息;进球的时候,大家都站了起来,啃西瓜的人张大着嘴巴,瓜也不啃了,都盯着屏幕看那精彩的瞬间。如今这样的场景,自然是不会再有了。

真校对七夕会我的处女书。傍晚,小王如约来电,将文稿错误在她的电脑上做了修改。不几日,我的第一部散文集《评弹缘》诞生。书名是我的真迹,浅绿色的封面,竹影婆娑的图案,书里目录、序言、照片、后记,一应俱全,制作精良,喜难自禁。接着,《搬家记事》《梁溪行》及记述我外孙女的《童年》三册回忆录和散文集也相继整理付印。

区区几本拙作,谈不上文学价值,只是百花园里几棵小草,自娱自乐而已。但老人有所追求,便忘却了年龄,有了目标,生活就充实愉悦。

七夕会

夜光杯

瓜摊记趣

陈建兴

